

前几天傍晚，收到先田兄寄来的沉甸甸的三册大书，立即在微信上发布“晚间新闻”今日得书：史上第一部《安徽文学史》，赢得众多朋友点赞与喝彩。

作为从安徽走出来的学子，我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数十年，对安徽文学也略有所知。然当我捧读起这部文学史时却仍惊讶不已，宛若置身黄山翡翠谷，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没想到安徽文学竟如此丰富多彩。

陈独秀曾有言：“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由此引申则知文学史是国民之精神的历史灵魂的历史。透过这部《安徽文学史》，我们可认识安徽的文学形象。皖人自古“敢为天下先”，从先秦的“南音之始”，到建安诗风到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到《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的谱牒上有着诸多的第一人、第一次，如那天柱奇峰虽常在云雾中却有不可掩失之美。透过这部《安徽文学史》更能了解安徽的文学性格，从老（子）庄（子）到“五四”的陈（独秀）胡（适），皖人总是既理性又激进地挑战着主流文化，让中国文化、文学多元共通、精彩纷呈；如果说老庄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结构中占据了几乎半壁江山，那么陈胡推行白话文运动改变了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历史走向，让古老的中国终于踏上现代化进程，被视为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

其实中国文学虽源远流长，而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常出现甚晚，迄今不过一百来年历史。国人所撰中国文学史不下千部，除少数专家所撰专史如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鲁迅之《中国小说史略》堪称经典之外，多数为陈陈相因，千人一面之物，更有甚者，其要么如鲁迅所云徒见史料不见史识，要么虽权威教材却意识形态化严重（即使如刘大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本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渐入佳境的代表作，后来却趋时以儒法斗争的线索来贯穿中

秋光壮丽说先田

石钟扬



《安徽文学史》唐先田 陈友冰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国文学史，而自毁形象！）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吁。直到1996年前后复旦以“人性的发展”为线索所撰《中国文学史》，才得以新人耳目，从此诸家纷起，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之多元写作时代。地域文学史亦应潮而生，于是也有了第一部《安徽文学史》。作为安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不仅须“特立独行”：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谨；更要“体贴入微”：对相关作家作品之艺境作出精准评价。煌煌巨著，甚首创之功不可没。

而作为此项工程的主编，不仅要有学术勇气，更要有坚实的学术功底。现任两位主编唐先田、陈友冰都是著述等身之大咖。相对而言，陈先生长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唐先生长于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小说之研究。我对两位主编都有过请益，相对而言，与先田先生交谊更深。

先田先生与我是同乡（而且都是宿松东乡人，东乡乃富饶之地读书人相对多些），他长我几岁是我双重学长。同为宿松中学、安徽大学校友，他高中毕业时（1963）我才初二，他中文系毕业时（1967）我刚高中毕业，其实我们在校期间并无交集。只是在宿松文曲星的传说中拜读过他的处女作《秋光壮丽》（宿中语文组编《习作》1962年10月创刊号）；好像是1969年夏我在修补地球（当农民）时，才与这位学长首遇于政策兄的陋室。上大学时我则常在周末与皓明或长华到唐府去打牙祭兼聆听其高论。

当然我们远非仅为聊友，几十年来先田先生只要有新著都会寄我，我又成为其忠实的读者。先田先生是个多面手，他送我书中有杂文集《寻我生活主旋律》《红豆集》等，有随笔集《随意集》《追求和谐》等，有文论集《文论长短录》等，有人物传记《鲁彦周评传》，有《中国散文小说简编》《20世纪末中

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等文学史论（其实他早年还有小说创作《五分与七分》）。而今集中浏览，终对先田先生之学术形象与学术性格有了全新的认知。

他有着创作的实践，故在文学评论中更能体验作家创作之甘辛；他直面生活中的非主旋律，故在文学理论领域寻找文学的主旋律；他对安徽作家多有跟踪考察，尤对鲁彦周、潘军等作家情有独钟（除《鲁彦周评传》外他编有《潘军小说论》）；他与安徽几代作家交朋友，尤其在石楠等作家被侵权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不仅对安徽文学知根知底（他主编了若干安徽文学之汇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散文小说也有着宏观的了解，因此能掂量出安徽文学在“大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和邻近的吴楚文学、齐鲁文学的相互影响，探究安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创新规律，并揭示出安徽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先田先生数十年之努力与积累，告诉我们：世界是给有准备的人预设的。于是他水到渠成地成了首部《安徽文学史》之主编。打造一部超百万字的巨著难免有不完善处，自2013年首版之后他们又经过几年的打磨，到2019年又出了修订本。我相信他们会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使这部《安徽文学史》不断向莲花峰之高度迈进。

先田先生年过七十，按千年前杜甫的说法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按当今时尚的划分则还在人生的秋季。这让我想起他的处女作《秋光壮丽》：春天是万物滋生，蓬勃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果实累累，成熟丰收的季节。秋天自然不像春天，但它却像春天一样使人迷恋，使人神往。秋天是秋收秋种的时日，人们将收起丰硕的果实，播下黄金的种子也播下黄金一般闪金的希望。

没想到这处女作竟成为其人生之预言。他对此或始料莫及，却为我之拙作预设了标题，曰：秋光壮丽说先田。

丝路花语，落日苍茫——读《西出阳关》

邓勤

丝绸之路上不只有驼铃黄沙，也有文化传播、民族融合，更有中华文明的兴衰落衰。从洛阳到敦煌，是由丝绸、茶叶和珠玉铺成的黄金旅游线。实际上，只有这段丝绸之路才被历代中原王朝真正控制，尤其河西走廊，就像一个跷跷板。中原王朝强盛稳定，西域诸国安分守己称臣纳贡；中原王朝衰落，西域四分五裂甚至倒戈相向。

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由战争途径逐渐转变为外交和商贸通道。中土的丝绸、茶叶、陶瓷，源源不断运往中亚，而西域诸国的玉器、胡麻、苜蓿、葡萄及大批珍禽异兽，则让中原人大开眼界。“玉关晴有雪，砂碛雨无泥”，这是诗人笔下的丝绸之路；而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丝绸之路则是大漠落日和骆驼商旅。对于甘肃作家小

重山来说，丝路是一个传奇，是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的通道，或者干脆就是一群赶着骆驼的粟特人。

没有什么比古代丝绸之路更能激发我们探索世界的欲望。小重山耗时一年，亲历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洛阳、西安、兰州、张掖、敦煌等17座城市。除风景名胜和传统民俗外，他还重点关注当地的美食与特产，如洛阳的牡丹、西安的回坊、定西的药材、兰州的面食等。小重山最近出版的《西出阳关》这本文化随笔集包括《洛阳：九朝古都》等十七章，每一章用四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一座城市，从而构造起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全貌。各文章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既有历史回放，又有现实镜头。历史典籍和文物建筑相互印

证，展示了丝绸古道的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

小重山原名王永胜，是地道的甘肃人。甘肃坐拥七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贯穿全境，整个省份就是通向西方的走廊。因此，小重山比我们更有优势来抒写丝路的来龙去脉。小重山用25万字和数十幅高清图片，再现丝路上的城市、文明、民俗。这些文字既有历史文献的梳爬与整理，也有身临其境的描绘和感悟，可称之为历史散文，抑或地理笔记。人类从来不甘寂寞，丝绸之路正是缘起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而小重山的这本《西出阳关》则可以满足我们对丝路的好奇和反思。

以《洛阳：九朝古都》为例，这一章收录了“大道通罗马”“天子驾六”“白马自西方来”等六篇文章，作为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

古城是名副其实的华夏文明发源地。洛阳的牡丹酥、绝味不翻汤和洛阳水席让人大饱口福，洛阳牡丹让人目不暇接，而洛阳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则让人看到了佛教这门外来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如今，本土化的佛教早已影响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谁还记得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蔡音、秦景等东汉取经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呢。这可比唐僧取经还早560年呢。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是唐人张籍笔下的丝绸之路。如今的丝绸之路已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黄沙驼队已成为游客体验的景致，但繁忙的丝绸之路从来没有安静过。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通的，唯通方能成久远，而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我们注定会变得更加自信。